



盐津县生基村茶园一角。

茶香里的昭通：时光与亲情的交织

记者 杜恩亮/文 通讯员 艾欣/图

“茶树开花了，开在家乡的山岗上，那一片素白，是思念的形状。”每当茶树开花的时候，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外婆。

外婆的家，在昭阳区北正街中段，小小的院子里种满了茶树。茶树开花时，外婆便剪下一些枝条，插在瓷瓶中，任由花香弥漫满屋。小时候，我最喜欢摆弄外婆插满鲜花的瓷瓶。外婆总是笑呵呵地说：“香吧？喜欢就拿回家去。”而我则依偎在外婆身旁，静静地看着她喝茶。只见外婆端起茶杯，杯中氤氲着热气，茶汤色泽澄亮，轻轻晃荡着。外婆微微低下头，凑近茶杯，轻轻鼓起腮帮，朝着表面那层细密的茶沫缓缓吹去，茶沫便如轻盈的云朵般悠悠散开。随后，她闭着眼睛，神态悠然，将茶杯缓缓凑近唇边，先轻嗅那带着淡淡花果香的茶气，再轻启双唇，慢悠悠地抿一小口茶汤，让温热的茶汤在舌尖上缓缓散开，脸上渐渐露出满足而惬意的神情。那一幕，如同一幅温馨的画卷，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昭通，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，承载着我对外婆的无尽思念；同时，这里也孕育了独特而丰富的茶文化。除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庭院茶香，昭通其他县区同样有着别具一格的茶故事。

彝良：古茶树下的岁月回响

彝良，这片被大自然眷顾的土地，深藏着许多古老的茶树。在彝良的一些偏远山区，生长着树龄达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茶树。这些古茶树宛如岁月的守护者，静静地伫立在山间，见证着彝良的历史变迁。

当地的彝族同胞对茶有着深厚的情感和独特的理解。他们采摘古茶树的鲜叶，沿用传统的手工制茶工艺，精心制作出独具风味的彝良茶。这种茶香气浓郁，口感醇厚，还带着一股独特的山野气息。在彝族的传统节日和重要活动中，茶是必不可少的元素。他们用精美的茶具泡上一壶好茶，与亲朋好友围坐在一起，分享生活的点滴，传递着浓浓的亲情和友情。

走进彝良的古茶村落，恍若穿越回了过去。古老的房屋、蜿蜒的小路、淳朴的村民，一切都那么宁静而祥和。坐在村民家的院子里，品尝他们亲手泡制的古茶，聆听他们讲述古茶树的故事，感受茶香在空气中弥漫，时间仿佛都放慢了脚步。

盐津：茶马古道上的茶香遗韵

盐津，这座坐落于滇东北的小城，曾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。茶马古道，这



茶农揉捻茶叶。

条连接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通道，见证了无数马帮的艰辛跋涉和茶商的传奇经历。

在盐津的古街古巷中，至今仍保留着一些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历史遗迹。古老的茶铺、马店，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繁华景象。当年，马帮从这里出发，将昭通的茶叶运往远方，同时也带回各地的文化和商品。

盐津的茶叶也因茶马古道而声名远扬。这里的茶叶品种丰富，有绿茶、红茶、黑茶等。其中，盐津绿茶以其色泽翠绿、香气清高、滋味鲜爽而深受人们青睐。在盐津的茶馆里，人们常常围坐在一起，一边品茶香茗，一边畅谈茶马古道的故事。那淡淡的茶香，仿佛带着人们穿越时空，回到了那个马帮铃响、茶香四溢的年代。

镇雄：云雾高山出好茶

镇雄地处乌蒙山腹地，海拔较高，云雾缭绕，且土壤肥沃、气候温和、雨量充沛，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。

镇雄茶叶中，高山云雾茶最具代表性。这种茶生长在高山云雾之中，吸收天地灵气、日月精华。其外形条索匀整，色泽绿润晶莹，香气清高持久，滋味鲜醇回甘。

镇雄的茶山上，茶农们忙碌的身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他们清晨便来到茶园，精心采摘鲜嫩的茶叶。采摘回来的茶叶经过杀青、揉捻、干燥等多道工序，最终成为一杯杯香气四溢的好茶。

镇雄人爱茶，茶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无论是亲朋好友相聚，还是客人来访，主人都会热情地泡上一壶好茶，以表达对客人的欢迎和尊重。在茶香中，人们交流感情，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

大关：翠华茶的传奇故事

大关的翠华茶，堪称昭通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它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早在清朝时期就作为贡茶进献朝廷，深受皇室贵族的喜爱。

翠华茶产于大关翠华寺周围的山坡上。这里山清水秀、云雾弥漫、土壤肥沃，为茶树的生长提供了优越的环境。翠华茶的制作工艺十分精细，从鲜叶采摘到制作完成，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的要求。翠华茶外形扁平光滑，色泽翠绿，香气清高，滋味鲜醇。泡上一杯翠华茶，茶汤清澈明亮，香气沁人心脾。看着茶叶在水中舒展、沉浮，仿佛在看一场灵动优美的舞蹈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如今，翠华茶已经成为大关的一张特色名片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品尝、购买。在大关的茶叶市场和茶馆里，人们不仅可以喝到正宗的翠华茶，更能亲自领略它那独特的魅力与韵味。

昭通的茶，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、一份情感的寄托。它承载着昭通人民的历史记忆和生活情感，见证了昭通的发展与变迁。在茶香中，我们品味着生活的酸甜苦辣，感受着亲情的温暖和友情的珍贵。

永善县学宫：乌蒙深山里的百年文脉传奇

通讯员 刘仁善

由知县主祭，教諭率生员行礼，恪守《大清会典》规制，但教学内容仍以四书五经、八股文为主，与现实需求日渐脱节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清朝下诏废除科举制度，延续千余年的选官制度宣告终结，永善县学宫的科举教化使命也随之落幕。教諭署先改为学务局，旋即改为劝学所，统管全县新式教育事务。据1995年版《永善县志·教育志》记载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6年），朝廷于莲峰镇创办单级初等、高等两级小学，即今莲峰小学的前身。自此，庙学合一的旧教育制度退出历史舞台，近代教育的新篇章正式开启，学宫承载的文脉也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。

学宫名人：接力坚守，铸就儒风

在莲峰学宫174年的沧桑历程中，多位先贤名吏为守护边地文脉鞠躬尽瘁。首任知县杜思贤肇建学宫，开创了永善官学的先河；云贵总督鄂尔泰亲自题写匾额，彰显了清廷以文教治理边疆、稳固边疆的坚定决心；乡贤孙谦倾其所有捐资兴学、编撰志书存史，被誉为“永善开学先师”；知县安保宸于战乱之后率邑绅重修学宫，力挽斯文于不坠。正是这些先贤的接力坚守，才让儒风在乌蒙深山中代代传扬，铸就了永善重教向学的精神底色。

今天，永善县学宫的原建筑已不复存在，但其价值早已超越建筑本身。它是政治标本，是改土归流后朝廷以文教巩固边疆、强化国家认同的实物见证；它是教育源头，是永善第一座官学，开启了边地耕读传家之风，为后世新学奠定了基础；它是文化根脉，孙谦等乡贤的兴学事迹，沉淀为永善重教向学的地方精神。从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到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174年风雨兼程，莲峰学宫在乌蒙深山之中，写下了一段边地文教兴替的厚重传奇，那些消失的殿宇、散佚的典籍、远去的生员身影，已然化作永善文脉里最厚重的一页。

在金沙江畔的永善老县城莲峰镇，曾有一座承载着边地百年文脉的建筑——永善县学宫，又称莲峰学宫、永善文庙。这座始建于清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庙学合一的地方最高教育机构，是永善改土归流后第一座官办儒学机构，更是滇东北乌蒙山区边地教化的核心标志，见证了永善从化外之地走向儒风渐盛的沧桑历程。

肇建：改土归流，边地始有儒风

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，永善正式设县，归入昭通府版图。对于清朝而言，稳定边疆不仅要依靠武力征伐，更需借助教化之力。于是，兴建学宫、推行儒教成为重要的治边国策。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清廷议定设置教諭一职；雍正九年（1731年），学宫在知县杜思贤的主持下于莲峰城内建成，云贵总督鄂尔泰还亲笔为学宫题匾“永善县学宫”，永善第一座官办庙学就此诞生。

永善县学宫遵循清代标准规制，依次为棂星门、泮池、大成殿、东西两庑、崇圣祠、明伦堂、教諭署、斋舍，实现了庙学合一、祭教并行。据《光绪续云南通志稿》记载，永善县学额进10名，廩生8名，增生8名，4年1贡；官府供给廩生膏火银，生员经岁科两试后，可赴乡试，踏上科举正途。

兴替：官绅接力，战乱中文脉不绝

永善县学宫能够存续百年，离不开地方官绅的接力守护，孙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孙谦原籍江苏淮安，于清乾隆初年流寓永善，道光三年（1823年）病逝，在永善生活、兴学、修志80余年。他终身以教书为业，在松溪、吞都、井田等地设馆授徒，开创了永善民间教育的先河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年），他倡捐重修永善县学宫，又牵头倡修松溪文昌阁，散尽俸助地方文教。嘉庆八年（1803年），他独力纂成《永善县志略》，专设《学校志》，留下了学宫最早的系统记载，填补了永善地方志的空白，被后人尊为“永善开学先师”。

自孙谦开启永善文风后，历经百余年积淀，永善科举终获突破。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永善士子凌邦靖考中丁丑科三甲进士，成为永善历史上第一位可考文进士，实现了边地科举的历史性突破。嘉庆、道光年间，社会局势相对安定平稳。在此期间，学宫与五莲书院、乡村义学相互配合、互为补充，其中官学侧重于科举相关事宜，书院则专注于讲学研习，儒风由此逐渐从县城扩散至乡村地区。然而，在咸丰、同治年间，滇东北地区爆发战乱，战火蔓延至莲峰，学宫的大部分建筑在战乱中损毁。《光绪续云南通志稿》记载：“永善县同治初毁。大成殿倾颓，斋舍焚毁，礼器典籍荡然无存，生员流离，弦诵中断。”战乱平息之后，官绅筹款重修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知县安保宸率邑绅重修，虽战后物力凋敝，难以恢复旧观，但守住了边地斯文不坠的底线。

余晖：科举落幕，庙学转身新学

光绪末年，西学东渐，八股取士已不合时宜，永善虽地处僻远，但也被卷入时代变局。学宫内依旧按期举行春秋释奠，

花菜：清欢里的乡愁至味

通讯员 牛文炬/图



花菜。

春天，朴素、干净、温暖且绵长。在鲁甸，就连山坳、菜园这些寻常的地方，都藏着最动人的深情。一朵朵饱满、白嫩的花菜，不艳不烈、不娇不贵，以一身素白如玉的横杆，将高原的宁静、土地的宽厚酿成了舌尖上的温柔。从田间到灶台，从青翠到鲜香，于烟火流转间，绽放出人间最动人的烟火诗意。

它生长在龙头山的脚下，沐浴着小寨河的晨光，吮吸着文桃园子最纯净的气息。不与桃李争春，不与花椒比香，只是安安静静地舒展，一团团、一簇簇，紧裹饱满，素净端庄，像极了内敛、踏实、厚道的鲁甸人。

清晨摘下的花菜，凝着夜露，带着泥土的微凉与草木的清香，简简单单，却有一种干净安然之美。清水一洗，素手轻掰，无须添加作料，不必讲究繁复工序，入锅清炒，鲜爽可口；与腊肉同烹，浸润入烟火气的醇厚；入汤慢炖，软糯清甜，暖到心底。没有奢华调味，不用精巧技法，只凭本真清甜，在烟火氤氲中熬出最踏实、最暖心的滋味。

最简单的做法，最显深情；最朴素食材，最抚人心。夹起一瓣入口，脆嫩中带着绵软，清甜

里藏着鲜香，不油不腻、不浓不烈，像一股温柔的风，轻轻拂过味蕾，熨帖肠胃，安抚人心。在这一口清淡本真里，我尝到了故乡的晨雾，望见了老屋的炊烟，看到了母亲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在椒香浓郁的鲁甸，这一口清鲜温润，恰是寻常日子里最妥帖的慰藉，是粗茶淡饭中最珍贵的幸福。

在鲁甸，花菜已不是一种普通的食材。它是粗茶淡饭里的讲究，是寻常日子里的诗意，是远行游子心底最柔软的牵挂。繁华落尽，才知平淡最真；尝遍百味，才懂清欢最美。一朵花菜，盛在碗中，香在唇齿，暖在心上。它把乌蒙山的风、文桃园子的土、家人的爱，揉进一缕清香气，像极了内敛、踏实、厚道的鲁甸人。

人间至味，本是清欢。在鲁甸，一朵花菜，便是一席佳肴；一缕清欢，便是一生眷恋。

如此“读书万卷”不可取

耿磊

近日，某平台上一则打假“读书博主”的视频火了，讲的是该博主一年读完700余本书，书单列出来足足有四五米长。有观众感慨，日均看完两本书，还要整理提炼分享，即便不吃不喝不睡，也是一项浩繁工程，对于该博主是否真读过这些书，不禁产生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打开社交媒体平台，类似“三分钟读完一部名著”“五分钟讲透一个学科”的博主不在少数，点开只见千篇一律的“故事梗概”“金句摘抄”，或是配以AI（人工智能）生成的图片、音乐。当“万字解析”都已算得上是稀缺的“深度”内容时，阅读正在被一种“知识快餐”所侵蚀。

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人们渴望通过阅读来缓解本领恐慌、找到精神寄托，却又被时间短缺所困。最近一次的全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，2024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日读书时间为24.41分钟。对大多数人而言，这微薄的阅读时间，还得打碎在匆忙脚步的间隙中。这恰恰为“三分钟读书法”提供了滋生的土壤，这种看似短时间内成本获取更多知识的“捷径”，就成了一些人缓解知识饥渴的灵药。

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，或对此类“知识快餐”推波助澜。将一部数十万字的名著投入大模型，几分钟便可生成一段脉络清晰的梗概，有的还能配上生动的讲解视频。然而，这种高效的“阅读”方式，却如“蠹鱼食书”，只留下满腹纤尘，未曾汲取其中精华。试想，将《红楼梦》喂给大模型，迅速生成的故事梗概或许能告诉人们贾府的兴衰荣辱、宝黛的爱情悲喜，却无法传递字里行间透出的冷静观照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想；那几段“好句摘抄”或许能概括黛玉葬花的情节，却无法让人体味“依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”吟哦时的凄切与孤傲。这些文字背后的情感涟漪、人性幽微与美学意境，唯有在字里行间反复咀嚼、涵泳玩索，方能体会。

读书的价值，远不止于知识的习得，还在于心灵的浸润与情操的陶冶。阅读是一种深度体验，它能够带领读者走进不同的世界，感受文字背后的情感与思想。人们通过沉浸式阅读，与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，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满足。这种过程无法被简化，也不能被替代，因为它承载的是个体与书籍之间独

特的精神联结。当阅读变成了一种机械化的信息提取，那些细腻的情感、深刻的思想以及文字的美感便会被剥离，留下的只是苍白的框架。这样的“阅读”不仅无法缓解焦虑，反而可能加深内心的空虚感。

由小观大，数字化时代，信息如海，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信息过载，也有“信息茧房”的围困。若只满足于被“投喂”高度浓缩的“知识快餐”，我们的思考力与洞察力有可能在“即时满足”的温床中日渐萎缩。

朱熹有言：“读书之法，在循序而渐进，熟读而精思。”在他看来，读书若不“嚼烂”便如囫圇吞枣，不仅无益，反伤脾胃。他所倡导的“未得乎前，则不敢求其后”的治学读书方法，正是对抗浮躁与敷衍的良方。

阅读是一场从容且笃定的修行。不求于速而在其深，不囿于形而问于心。在“三分钟读书法”大行其道的今天，我们更需重拾这份从容，循序渐进，熟读精思，在文字的密林中漫步，在思想的深海中遨游，让阅读真正成为滋养灵魂的甘泉。

（来源于《人民日报》）